
明史

明史卷二百二十五　　列傳七十六

陳文　萬安　彭華　劉珝

劉吉　尹直

陳文字安簡廬陵人鄉試舉第一正統元年進士及第授編修尋令進學東閣秩滿遷侍講景泰二年閣臣高穀薦文才任卿佐外除可二司長官遂擢雲南右布政使貴州比歲用兵資餉雲南民困轉輸文建議令商賈代輸而民倍償其費咸稱便境內稅課額鈔七十餘萬吏俸所取給為典者侵蝕吏或累歲不得俸文奏按治如法課日羨溢雲南產銀民間用銀

質[illegible]擢[illegible]地三倍由是隸在官者免役納銀亦如之
而納者不為病文曰雖如是得無傷廉乎其損之復
令減隸額視舊三之一名譽日起遷廣東左布政使
母憂未赴英宗既復位一日謂左右曰向侍朕編摩
哲而貫者安在左右以文對即召為詹事乞終制不
允侍東宮講讀六年學士呂原卒帝問李賢誰可代
者曰柯潛可出告吏部尚書王翺翺曰陳文以次當
及奈何抑之即己舉潛宜再入請明日賢入見因請
用文遂進禮部右侍郎兼學士入內閣文既入撅懷
憾每事撓賢曰吾非若所薦也侍讀學士錢溥與文

比舍交甚驩溥嘗授內侍書其徒多貴幸每來謁必邀文與飲英宗大漸東宮內侍王綸私詣溥計事溥不召文文益使人覘之綸言帝不豫東宮納妃如何溥謂當奉遺詔行事已而賢當草詔文起奪其筆曰無庸已有草者因言綸溥定計欲逐賢以溥代之而以兵部侍郎韓雍代尚書馬昂賢怒發其事而是時綸亦謂當得司禮氣張甚太監牛玉恐其軋己傾逐綸得罪逐去溥謫知順德縣雍浙江參政詞所連順天府尹王福通政參議趙榮南寧伯毛榮都督馬良馮宗劉聚錦衣都指揮僉事門達等皆坐謫雍亦文

[illegible]者也憲宗即位改吏部左侍郎同知經筵
事再進禮部尚書時修撰羅倫疏論賢奪情文内媿
陰助賢逐倫益為時論所鄙英宗實錄成加太子少
保兼文淵閣大學士成化四年卒贈少傅謚莊靖文素
以才能自許其在外頗著績效士大夫多冀其進用
及居宮端行事多鄙猥既參大政無所建明朝退則
引賓客故人置酒為曲宴專務請屬性卞急遇睚眦
怨必報及賢卒文益恣意徑行名節大喪殁後禮部
主事陸淵之疏曰故大學士文穢德彰聞汙風流廟
縱子為惡滅裂義方生既逃於顯誅死又竊夫美謚

送之還直曰〻虜來歸我若驅使還國是棄之也宜
遣大臣即詢量宜處置詔從之命都御史屠鏞往責
州鎮巡官奏苗反請發兵廷議將從之直言起釁
功不可信命官往勘[illegible]冀譽韓王內使李祐等竊入
京師為錦衣捕獲出懷中奏許王所司請併勘直以
祐等不安王府越關逃遁朝議治 小過負大罪、
聽其虛言以勘王是重有罪者〻輕宗室不可帶乃
拘祐等還之王未幾改戶部兼翰林學士入為閣踰
月進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直為人矜忌不自檢飭
[illegible]吏部尚書尹旻不善直初覲禮部侍郎而旻更薦

[illegible]頃以索言得之次日遽罷於朝真樊篛踏史是
司公所謂簡在帝心者自是怨益深後在南部八年
鬱鬱不得志屬其黨萬安彭澤謀內召最椒特不可
是時諸朝臣亦皆畏真韋其鋒云之及推兵部左若
侍郎吏部列上通政使[illegible]八　詔獨用璟石
以安葉及李狀省力中皆居遷至遷修撰與敘省等
陷某父子又嫌罷汪西[illegible]閱陞物論喧然不平刑
部員外郎袁清[illegible]浙江按諸大吏吏部尚書李
裕惡之比還郎除紹興知府清以章求改裕援論
其罪下清詔獄清故嘗送私人又牽於汝[illegible]安

吉歸踰年太監入其室怖死贈太師謚文[illegible]

尹直字正言泰和人景泰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成化初充經筵講官與修英宗實錄總裁欲筆去景泰帝號引漢昌邑更始為比直辯曰實錄中有初為大臣後為罪戾者方居官時必稱其官暨既罷去而後改稱如漢府以謀逆降庶人、、十未反時書王叔如故也豈有逆討其反而追以從庶人之號者哉蓋實錄載當時事直書而善惡自見非若春秋綱目以義例為予奪者也且昌邑旋立旋廢景泰帝則為[illegible]社稷主七年更始無所受命景泰帝則策命於

[illegible][illegible]時定傾於危難之中徽帝則京師非國家有
難易儲失德然能不惑於盧忠徐振之言卒全兩宮
以至今日其功過足以相準不宜去帝號時不能難
覲成進侍讀擢侍講學士寸一〻遷禮部右侍郎嚴
當度僧屢疏奏省之又請罷祭太云 陽生之說藉
數百人明年丁父憂先是禮部建議朝臣殁乞父母
祭塟者一切裁損行之數年濫乞者頗止至是直徙
止封學士例不祭塟直夤緣得之自是陳請紛然矣
服除起南京吏部右侍郎改禮部左侍郎久之為佐
兵部占城王古來為安南所逼棄國來求[illegible][illegible]者欲

十一月星變又言適者妖星出天津歷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虛其占為兵為饑為水旱今兩畿河南山西陝西旱蝗四川湖廣歲不登倘明年復然恐盜賊竊發禍亂將作願陛下兢業為心節用度罷晏游屏讒言斥異教留懷經史講求治道則天意自回乃者工役繁興如沙河修橋江西造瓷器南海子[illegible][illegible]墻俱非急務宜悉停止帝嘉納之四年帝惑近侍言頗崇祈禱事發經譯令閣臣作贊又令擬神將敕號寺等極言邪說當斥帝報聞先是帝即位進吉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於是實錄成以進少師兼華蓋殿大學士吉柄

[illegible][illegible]火積勢熏赫帝初傾心聽信後漸覺其奸愚意顧衰而吉終無去志五年帝欲封后弟伯爵命吉撰誥券吉言必盡封二太后家子弟方可帝不悅遂中官至其家風令致仕始上章引[illegible]詔賜勅馳驛如故事吉為人陰譎多智數新[illegible]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小人有異己者輒嗾言官劾去之銳於營私善附會自緣飾然終以此敗居內閣十八年人目之為劉綿花以其耐彈也吉疑其言出下第舉子因請舉人三試不第者不得復會試而是時適當會試期舉子已群聚都下禮部為請詔姑許入試後如令已而吉罷令[illegible][illegible]不行

與中官蔣琮比南京御史姜綰等至空臺[illegible]是
中外側目而言者亦少衰矣初吉在成化時帝失德
初無規正至是見孝宗仁明同列徐溥劉健皆正人
多所論建吉于閣臣居首遂連署名弘治二年[illegible]月
畢帝令儒臣撰文禱雨吉等上言邇者奸徒襲李孜
省鄧常恩故術見月宿在畢天將於雨遂奏請祈禱
覬幸一驗以希進用謹按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今月宿在畢雨降之徵也
臣恐倖門一開爭言祈禱要寵召禍實基於此祝文
[illegible]敢承詔帝意悟遂已之五月以災異請帝修德防

儆懼終如始八月又以災異陳七事代王獻海青吉
等言登極詔書已却四方貢獻乞勿受明年三月偕
同列上言陛下聖質清羸與先帝不同凡宴樂游觀
一切嗜好之事宜悉減省左右近臣有請如先帝故
事者陛下當以太祖太宗典故所無之盖祖宗令下
妄游皆有時陛下取法祖宗可也土魯番使者貢獅
子還帝令內閣草勑遣中官送之吉等言不宜優寵
以太過使蕃戎輕中國事遂寢既又言獅子諸獸日飼
一羊歲當用七百六十又守視校尉日五十人皆領
賚宜絕諸獸食聽自斃千載下將為美談[illegible]罔

子祁鎮及弟溧陽王祁銳以罪徵至京命[illegible]鑑
教之吉等稱拜世子及王皆答拜帝聞心善之因遣
歸藩而以吉侍講讀於東宮母喪歸憲宗即位起復
修英宗實錄進侍讀實錄成遷侍讀學士直經筵累
遷禮部左侍郎成化十一年命兼翰林學士入文淵
閣預機務尋進禮部尚書孝宗嗣位加太子太保兼
文淵閣大學士十八年遭父喪詔起復吉三疏懇辭
而陰屬貴戚萬喜為之地得不允遂緋衣視事對客
談笑無戚容人始惡之文華大訓成加太子太保進
武英殿〻之進戶部尚書謹身殿尋加少保兼太子

太傅恣[illegible]卯位庶吉士鄒智御史姜洪力詆萬安尹
直及吉皆小人當斥吉深銜之已而安直皆去吉獨
留委寄愈專吉慮言者攻不已乃建議超遷科道官
處以不次之位令詔起廢滯給事中賀欽御史强珍
輩十人吏部已次第擬擢吉復上疏為之部書預等
者惟林俊一人而已吳以此籠絡言路又昏夜款門
甘言結納於是御史魏璋給事中韓重等皆諂附之
而言者猶未息庶子張昇御史曹璘歐陽旦南京給
事中方向御史陳嵩等彈章相繼至吉憤甚乃尋端
中昇避之數興大獄智向被因繫遠貶洪[illegible][illegible]官復

必壞大事安等佯驚曰此匿名書也上何[illegible]而以付臣等且事曖昧不可知昌曰昨隸官劾直既汪己斫無瑚名令聖意堅始難回也安請令瑚以親老乞休昌曰此正上意次日瑚具疏乞致仕而不及養親帝復令問安安曰瑚欲去久草疏未上適聞上譴訶不及改耳昌還奏許之仍令馳驛賜月廩歲隸留全楮幣甚厚其實排瑚使之去者安吉兩人謀也吳時內閣三人安貪狡吉陰刻瑚稍優然喜談論人目為狂躁其於君德闕失政事汙濁三人者皆無一語救正之時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謠瑚初

遠母暴卒墓三年北歸侍父盡予道父没復廬於墓弘治三年卒謚文和嘉靖初以言官請賜祠額曰昭賢仍遣官祭之子鋭字汝仲八歲時憲宗召見愛其聰敏且拜起如禮即命為中書舍人宫殿門闕扁額宫楊一清常提之出入帝慮牙牌墜損命易以銀歷官五十餘年至嘉靖中積資至太常卿兼五經博士仍供事内閣誥勅房鋭博學有行誼與長洲劉棨並淹貫故實時稱二劉兄子澄甫進士御史歷官僉事劉吉字祐之博野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充經筵官累官通志成進修撰天順[illegible]世

編修天順末歷右春允侍講東宮憲宗即[illegible]宮僚遷太常卿兼侍讀學士直經筵日講成化末年進吏部左侍郎充講官如故珝每進講反覆開導詞氣侃侃聞者為悚學士劉定之稱為講官第一憲宗亦愛重之明年詔以本官兼翰林學士入文淵閣預機務帝每呼東劉先生賜印章一文曰嘉猷贊翊尋進戶部尚書再加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文華殿訓成加太子太保進謹身殿初商輅之劾汪直也珝與萬安劉吉助之爭遂罷西廠他日珝又折王越於朝，越慚，退及西廠復設珝卒為越所誘頗與直通

十八年、欲諫罷西廠邀珝同奏珝曰西廠亦無害辭不肯著奏安遂獨疏上之而珝素輕安常罵安負國無恥安積憤無所發時員外郎林俊以劾梁方繼曉下獄惟珝力為帝解釋妖人李孜省革左道亂政欲動搖東宮珝獨密疏諫謀少阻於是帝亦銜之會珝子鎡縱誕日邀妓狎飲里人趙賓者戲傳其事為劉公子曲或增飾其辭穢語及珝禖教坊院本奏之帝前帝大怒決意去珝遣中官覃昌至閣召安吉赴西角門出帝手封書一函曰劉珝嗜酒好色結姻太監納王越賄謀為復爵且縱子狎妓朝廷若不去珝

為屈吉士除御史帝在東宮嘗聞之至是於宮中得疏一小篋則皆論房中術者末署曰臣安進帝命太監懷恩持至閣曰此大臣所為耶安媿汗伏地不能出聲及諸臣彈章入復下之閣令恩就安讀之安數跪起求哀無去意恩直前摘其牙牌曰可出矣始惶遽索馬歸第乞休去時年已七十餘尚於道上望三台星冀復用也居一年卒贈太師謚文康初孝穆皇太后之薨內廷籍籍言謀出萬貴妃孝宗立魚臺縣丞徐頊上書發其事廷臣議逮鞫萬氏戚屬曾出入宮掖者、、驚懼不知所為曰我久不與萬氏往來矣

而劉吉與萬氏姻亦自飭類其黨尹直尚在閣共擬旨寢之而孝宗亦仁厚置不問安吉得無事安子翼南京禮部侍郎翼子弘璧翰林編修安得勢時每遇試必令其門生為考官交關請屬故其子孫甥壻無不登第者性黷貨無厭木邦夷婦曩罕弄據寶井以叛木邦欲自立為宣撫朝議不許安納其重賂遽眾議從之自是貽患者二十年家積貨鉅萬萬始去遺其養甕則銀也安死無幾翼弘璧相繼淫死無婢分挾其賄以奔皆立盡安竟無後

劉珝字叔溫壽光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改[illegible]士授

部根可中外願以是稱安實安之巧於逢迎[illegible]文華夫訓成進太傅華蓋殿大學士後進少傅太子太師再進少師當是時朝多秕政四方災傷日見告安寄一無匡救嘗因山西陝西饑條荒政十事民頗利之而請入粟授武職贓吏謫戍者得還為民終為議者所譏帝崇信道教封金闕玉闕真君為上帝遣安祭於靈濟宮而李孜省鄧常恩方進用安因彭華潛與交結藉以排斥異己於是謝及王恕馬文升秦紘耿裕諸大臣相繼被逐而華遂由詹事遷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一時朝臣無敢與安牴牾者時

人孫曰　百憲臺升李裕三千館閣爲彭華舉錄
泰五年會試第一大學士時也族弟劉孫多計數善
陰伺人短長人莫能測與安狄省北嘗嫉蕭彥莊攻
李秉又逐尹旻羅璟人皆惡而畏之踰年得風疾愈
孝宗嗣位安草登極詔書禁言官假風聞挾私妄奏
中外譁然適御史湯鼐以事詣閣安從容語以故鼐
此肉食也鼐即以其語奏聞謂安抑塞言路歸過於
君無人臣禮於是庶吉士鄒智御史文貴姜洪等交
章列其罪狀先是有欽人既進賢者粗知書無行韜
事密日與講房中術爲藥餌之因令試[illegible]陸樣

學士彭時商輅因力請司禮中官乃約以御殿日召對且曰初見情未洽姑俟他日勿多言也將入復約如初比見時言天變可畏帝曰已知卿等宜盡心時又言昨御史有疏請減京官俸薪文臣自無言武臣不免觖望乞如舊便帝可之安遂頓首呼萬歲欲出時輅不得已皆叩頭退中官戲語朝士曰若輩嘗言不召見及見止知呼萬歲耳四方傳笑謂之萬歲閣老帝自是遂不復召見大臣人皆歸咎於安而安與中官相表裏顧自謂得計時等遂為所困矣其後尹直入閣欲請見帝計事安止之曰往彭公請召對一

語不合扣仰頭呼萬歲以此昭天下吾輩每事宣言太監擇而閹之上欽不允者勝面對多矣其容悅不識大體且善歸過於人如此九年進禮部尚書久之改戶部十三年加太子少保俄改文淵閣大學士兼時時已設商輅忤汪直去安益得志孝宗出閣進表部尚書謹身殿尋加太子太保時內閣無正人安與彭華華南人相黨附而劉珝與尹旻王越又以北人為黨互相傾軋安日與珝爭權其門下士至不敢相往來然珝疏淺而安深鷙故珝卒不能勝安十公帝汪直寵衰言官積罷函劾帝不許安具疏再[illegible]之帝

非所以明勸懲示後世乞勅廷臣議更予惡謚如恐傷禮還則罷其易名於義亦可御史謝文祥亦言之

帝以事已施行不許

萬安字循吉眉人長身魁顏眉目如刻畫為人外寬而深中舉正統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成化初屢遷禮部左侍郎五年命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參機務安初與同年生詹事李泰善泰中官永昌子也齒少於安安顧兄事之得其驩時議簡閣臣有欲用泰者泰推安曰子先之我不患不至故安得入閣安無學術既柄國惟日事請託結諸閹為內援時萬貴

妃寵冠後宮安因內侍致殷勤同姓敘屬於晉宗也自稱子姪行妃嘗自愧無門閥聞則大喜妃弟錦衣指揮通遂以族屬數過安家其妻王氏有母至圓侍與王謂其母曰貧家之時以妹為人婢今安在[illegible]曰第憶為四川萬編修者通心疑是安訪之果安小婦姊弟兩人相見悲喜由是兩家婚日往來安復與通為姻婭矣通妻籍禁內遂出入安以是得備知宮中動靜蓋自周侍郎邢讓祭酒陳鑑與安同年不相能安遂搆獄除兩人名七年彗星見天田犯太微廷臣多言君臣否隔上下不交宜時召大臣議政表

人以爲直直之　於孜省取中旨尉之　[illegible][illegible]直矜
於衆以爲能聞者皆掩口孝宗之進士李文祥御史
湯鼐姜洪繆樗庶吉士鄒智等建章劾直給事中宋
琮及御史許斌言直[illegible][illegible]爲侍郎以至入閣夤緣擧
附皆取中旨帝於是薄其爲人令致仕直明敏博學
練習朝章嘗請修大明會典未允、鑑綱目成見、
納以躁於進取與羣小交[illegible]、論所鄙孝宗十一
年太子出閣上承華聖德[illegible][illegible]引先朝少保黃淮
事冀得召對帝卻之正德中卒謚文和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安貪黷劉吉險鄙其[illegible]廷紙糊之始所謂

[illegible]老者矣文筆鄙俚且[illegible]此匪啻將褻名敗
檢為名[illegible]所不容反而求之則何異哉

明史卷一百六十六　列傳十七

王翺　李秉　崔恭

姚夔　王復　李裕

王翺字九皋鹽山人永樂十三年初試貢士於北京成祖思得北士用之光大北人登第者率居後至是翺以試皆高列成祖大喜特召見賜食改庶吉士授大理左寺正坐註誤左遷行人宣德元年楊士奇薦擢御史時有詔官吏有罪不問重輕許運磚還職翺言如此則貪汚幸免廉潔者罪非所以澄吏治也請自今贓吏坐死俱許贖罪不得復官流徙貶其秩帝

從之巡按四川時松潘寇頻發而都督陳懷驕威
都相去八百餘里不能控制翱奏乞移懷鎮松潘而
於州縣及土司遍設社學以興教化並報可英宗嗣
位廷議遣文武大臣出鎮守乃擢翱右僉都御史偕
都督武興鎮江西懲貪抑奸吏民畏愛正統二年召
還既四年浙江處州賊川流劫江西廣信者命翱往
捕之盡俘以還松潘國師商巴與都指揮趙諒有隙
諒誘執巴掠其財與同官趙得誣以叛其弟小商巴
怒聚衆剽掠得等懼請濟師命翱及都督李安發軍
二萬征之而巡按御史白其枉詔翱審機進止翱至

出商已於獄遣人招其弟卯聽命因撫定其餘黨一
十八寨而勦諒等罪帝命誅諒遣行成復商志圖師
松潘遂平六年代陳鑑鎮陝西值歲祲請民賦乞糧
俱免十之五而究其餘以俟秋成從之明年遼東將
士屢失機詔翺往督軍於翺以軍令久弛將士驕玩
賊至不肯力戰因諸將庭謁責以失律罪將行法皆
懾恐叩頭祈免願効死贖由是軍中股栗莫敢不用
命翺乃躬行邊自山海關抵開原繕城垣濬溝塹五
里為堡十里為屯使烽燧相接簡練將士恤鰥寡者
俾有家室軍民大悅又懲邊塞孤遠軍興輒虞餉匱

緣俗立法令有罪得收贖指揮孫環以戊午開出關
鞭之至死其妻女哭之亦死他卒訴環殺一家五人
翱曰卒死法妻死夫女死父非殺也命環償其家瘞
蘊費環感激後希將還來破毛儻賊追之出塞三百
里又隨李秉破建州卒為將四品九載滿進右副
都御史十二年與總兵官義等出塞擊兀良哈賊擒
斬百餘人獲畜產四千六百進右都御史十四年討
將破賊廣平山進左都御史聶秋脫脫不花大舉犯
廣寧殺掠萬三千餘人畜乘輿孔將塞上方用兵止
停翱俸半歲景泰三年召還掌院事東宮改建加太

子太保會潯梧諸府獞寇亂兩廣總兵官董興武毅推委不任事兵部尚書于謙請以翁信陳旺易之而請遣一大臣總督軍務乃以命翺兩廣之有總督自翺始也翺素有威望至鎮將吏讋服翺乃推誠撫諭猺人翕化部內遂無事少年入為吏部尚書先是何文淵協王直掌銓政多私為言官攻去至是翺代文淵一循成憲特無異言天順改元辭宮保直致仕翺始專部事石亨欲去翺翺乞致仕已得請李賢力言翺不可去乃見留及賢為亨所逐亦以翺言得復入閣內是兩人相得甚歡帝每用人必咨賢賢以推翺

以是翀得行其志一時推舉號稱得人帝眷翀厚時召對便殿稱先生不名而翀年幾八十善忘嘗令祁鎮倫隨入帝問故翀頓首曰臣老矣所聆聖諭恐遺誤故令此郎代識之且其人誠謹可信也帝喜吏部主事曹恂已遷江西參議遇疾復入都翀以聞命仍以主事回籍恂慭伺翀入朝捽其面搤其胸大聲詬詈事聞下詔獄嚴鞫翀具言恂實病得斥歸時服其量五年加太子少保英宗立進太子太保兩宮免朝參屢疏乞歸輒慰留數遣醫視疾三年疾甚乃許致仕未出都卒年八十有四贈太保謚忠肅翀剛明廉

直要國奉公由前如一日在銓部謝絕請謁公餘恆宿直廬非歲時朔望謁先祠未嘗歸私第論薦不使人知忘情息怨曰吏部豈快心恩怨地耶自奉儉素異帝知其貧賜為治第鹽山孫以蔭入太學不使應舉曰汝幸得門蔭勿妨寒士路婿賈傑官於近畿翔夫人數遣迎女傑患曰若翁與銓移我官京師反手爾何往來不憚煩也夫人聞之乘閒置酒設請翔翔怒推案擊夫人傷面其自遼東還朝也中官同事者重翔持明珠數顆為贐直千金翔固辭其人曰公郤絕我我死而已不得已納而藏焉中官死召其從子還

之李贇常語人曰皋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亂而敬擾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也然性頗執嘗有詔舉賢良方正經明行修及山林隱逸士至者率下部試翱嚴為黜落百不取一二性不喜南士會英宗嘗有言北人文雅藻飾不及南人顧質直雄偉緩急當得力翱承帝指尤多引用北人時議以此隘之子孫世官錦衣千戶

李秉字執中曹州人少孤力學舉正統元年進士授延平推官沙縣豪誣執良民數人為盜而潛其室府縣莫敢直秉捕械豪罪於是豪誣秉受賕秉坐下獄

副使侯軏白之論豪如法由是知名徵入都察院理
刑將授御史都御史王文奇其才薦為本院經歷母
憂歸服除改戶部主事宣府屯田為權豪占據詔秉
往視秉歸田於軍而請罷科率遣人額之兩淮鹽課
欺覺官吏及商繫數百人遣秉往覈秉疑印有詐捜
奸人得其偽印逮者得白景帝立進郎中景泰二年
宣府督餉侍郎劉璉病不任事命秉往佐之至則發
璉侵牟狀帝即擢秉右僉都御史代璉兼參贊軍務
先是宣府數遭寇軍民牛具被掠無遺朝廷遣官市
牛萬五千分給屯卒又人予直令市穀種璉盡以畀

京軍出守者一不給屯卒顧傳其月餉追徵屯種甚急秉憲反建政厚恤屯軍於是發帑市牛種士卒自城守外悉令屯作凡使者至及宦官鎮守禁衛出衛所科歛者皆奏罷之以官錢給費故事軍有家屬月餉一石無者減十四而軍妻死雖有父母兄弟有司槩以無家論秉力言其非請優給之歲織乞停織造貸且增設養濟院悉報可而帝方加意邊軍覽宣府億萬庫所上財物數悉令秉給散諸邊軍軍愈感悅三年冬命兼理巡撫事頃之又命提督軍務秉益奮發邊計不恤嫉怨都指揮楊文楊鑑都督江福貪縱勒

罪之守獨石內官多勝日田獵擾民請徹還罪之理又劾總兵官紀廣副總兵楊能罪廣許東自解帝召東還而言官交章言東未當去乃復命升遣二人往麻之卒留東東既留則易守帥練精兵興學校給醫藥經久之策細大畢舉先是寇亂邊地民悉流遺內郡東廣行招徠奏給月糧墾土木雞兒嶺募獲萬五千乞推行於諸塞軍為寇殺掠家屬無依者請官為養贍戰資遣還鄉所條奏無慮百十章帝及大臣皆知其賢朝奏夕下由是髮政悉釐邊關千里間比戶樂業而文教益興諜報寇近邊驛收廷議遣都督楊

後率師三千會宣府兵出塞勦之東曰塞外敗諸部收地非犯邊也若掩殺之是倖功開釁非臣敢聞乃止諸部賫所掠男婦求易米朝議成丁予一石幼者半之諸部槖乙一石鎮將不可東曰是重粟而輕人也如其言予之而自請專擅罪帝以東爲識體都督通興代紀廣來鎮令每所出滑車三兩諸城門並積磚五千寇至則磚塞門垂綆人上東論興恒怯興被鐫切責巡按御史貰恪與東不相能因奏東與不協東亦訐恪縱傲亂劾至置東不問召恪還論罪戍遁初罷巡撫官改東督江南糧儲先是陳泰爲巡撫以

蘇松賦額不均全民田五升者倍征官田重者無增耗由是賦均而額不虧東至一守其法東之巡撫實前也巡按御史張鵬以事與之忤至是鵬與御史楊瑄言事得罪俱戍顏表括甚嚴過南畿瀕死瑄咎鵬面若青時稍下李公李公今日牢不一相顧耶俄聞門者至急問兩御史舟安在下輿直入舟則東之見兩人用手梏持之只不能起欲釋之兩人不可曰死耳其馭累公時錦衣林千戶者監行東前訪千戶流涕力請且曰有事吾自當之林感其義竟釋兩人梏於是安行至戍所無恙太平缺知府東薦刑部員外

郎歐陽烝瑞州通判史宗義堪任廷臣劾宗建例有詔逮之既而帝念宗過微令復任歲饑發廩賑貸又請浙暨閩稅悉徵米備荒內官金保監淮安倉大使科索宗發其罪帝宥之令盡革其弊初御史李周等六人請原籍分俸養親所司劾私事不當用印俱左遷知縣宗既救之帝怒召還將議罪會廷議復設巡撫太僕薦宗才遂命巡撫大同宗素剛正執節不撓奏遣讒搆釁罷官者數矣而宗操持愈堅有都指揮孫英者先以罪戍狀還衛而總兵高陽伯李文妄引叙寄令復職宗至卿府之裨將徐旺領騎卒操練衆

以旺不勝任亦解其官於是謗議紛起會大城守備中官陳例久病秉請易以羅付帝遂責秉壽擅徵下詔獄指揮門達並以前保舉知府疏救御史及所孫英等爲秉罪法司希旨不以常律處竟斥爲民居三年用閣臣薦起故官添南京都察院憲篆進右副都御史復撫宣府軍民聞其來夫道歡迎甫數月召拜左都御史先是御史有所彈擊必先白都御史都御史恐忤權貴多阻抑之秉一聽御史所爲成化改元當計吏黜罷貪殘倍於其舊明年秋以毛里孩爲寇命秉自遼東抵大同整飭邊備既至遼即劾鎮守

中官李良總兵官武安侯鄭宏失律都指揮裴顯雖勇坐事繫獄指揮莊勝傅海等十人有將才皆舉用之由是將士競奮時建州毛憐海西諸衛入貢邊臣驗方物不稱輒卻之東言懷遠之道來則受之不宜計物厚薄亡何毛憐諸衛入犯東禦之遇於鳳皇山寇據山上東軍陣山下鋒始接指揮徐英卻東提劍欲斬之英躍馬大呼還入陳曰李公手劍在後不前者斬於是衆軍爭上山衝寇軍為二力戰破走之俘斬三百有奇捷聞璽書嘉勞東遂往巡宣府大同東將帥申軍令而還未幾復以建州諸衛擾邊命東為

總督與武靖伯趙輔帥師討之已而都督董山入朝
兵且止矣會山還至遼東詔東等羈之館令其屬還
告部落歸所掠毋再犯始遣山還其人既去東等召
山至軍門宣勅告戒山怒肆惡言拔刀刺傷通事其
在館者亦擊仆守卒俱被執縛事聞詔誅之決策征
討東等乃分軍為左右哨拔而親統中軍出撫順關
道遇敵連敗之行十二日抵其巢又數戰皆勝二哨
亓拔亦各破敵俘斬合九百餘人焚其廬帳收其畜
產而還帝大喜勞以羊酒賜麒麟服加太子少保先
是吏部尚書王翱致仕廷推代者帝留以待東至是

遂擢任之秉銳意澄清仕路念監生需次吏部至八千餘人中多膺劣請分別考核由是黜者數百人咸怨秉左侍郎崔恭以久次當得尚書而秉頓得之頗不平右侍郎尹旻常受學於秉秉初皆屈意從之既而有言吏部權盡歸兩侍郎者秉自是不聽兩人言兩人亦頗嗛之侍讀彭華者大學士時從弟也有康從及故人子求京秩當道中貴又欲用其鄉人於善地秉皆不聽由是內外胥怨先是御史戴用請兩京堂上官及方面正佐如正統間例會廷臣保舉帝納其言且令兩京四品以上吏部具缺取上裁於是御

史劉璧吳遠馮巖稟之言陛下高處九重焉能盡知臣下短長今欲悉歸寢斷則臺諫不敢言其非而陛下必且詢諸左右賄路倖門自此而啓竊謂仍歸吏部使其銓擬侵內閣帝怒方詰責言者會朝覲考察斥退者衆又多大臣鄉故於是衆怨交集而大理卿王槩亦欲去秉代其位乃與華謀嗾同鄉給事中蕭彥莊劾秉言秉子為縣令不職不能黜而私庇布政延陵孫還參政張穆僉事李齡陰結年深御史使助己並羅織其十三罪私署同列二人名上之帝怒下廷議恭旻又助彥莊言吾兩人實諫之如不聽何刑

部尚書陸瑜等遂奏東衙直沽名顛倒銓政乃落東太子少保致仕罷陵等四人官而命彥莊指東所結御史久之不能對則以璧等三人名上遂俱下獄出之外陵等實當世良吏有名至是以讒言罷黜衆議不平陵允不服連章訐彥莊詔廷訊陵詞果直帝惡彥莊誣罔謫大寧驛丞方東被劾勢洶洶且逮東東謂人曰為我謝彭先生東罪惟上所命第毋令入獄入則東必不出恐傷國體因具疏引咎畧不自辨是時天下舉子方會試集都下會罵曰李公天下正人為奸邪所誣若罪彥公顧罷我等試以贖及見帝薄

責東乃已東行宮屬爲送皆欷歔有泣下者東慷慨
拜諸人泣登車去東去而恭遂爲尚書東誠心直道
夷險一節與王竑並負重望林居二十年中外薦疏
千餘上大臣忌其方鯁竟不起弘治初卒贈太子太
保後謚襄敏子聰明智孫邦直皆舉鄉試聰南寧知
縣以彥莊勤罷歸明建寧同知智南陽知府邦直寧
波府同知彥莊之謫歿也署大寧縣以科斂爲盜所
殺並其家見戕云
崔恭字克讓廣宗人正統元年進士除戶部主事歷
餉延綏有能聲以楊溥薦擢萊州知府循行屬邑獎

善良者貪暴博繕學宮勸諸生訓課又善辨冤獄
舉日起先是內地所輸遼東布悉貯郡庫歲久朽敝
守者多破家恭別構屋三十楹貯之請約計歲輸外
餘以充本府軍餉遂放遣守者八百人歲大旱蝗恭
親督捕焚瘞略盡乃發倉稟分賑貸奏免逋租全活
甚衆也先犯京師集民兵數千遣入援廷議賊臨清
檄發役夫恭以方春民乏食請俟秋成始赴役名府
六年萊人歌頌至比漢楊震以震嘗守是郡也景泰
中超遷湖廣右布政使先是諸司供給率取之民恭
與僚佐約悉罷之命安監利流民擾相殺恭詢訪患

畏之且生變為下令願附籍者聽否則追秋遣歸衆
遂定尋遷江西左布政使司有廣濟庫官吏乾沒至
五十萬恭白其狀於巡撫韓雍諸與守者咸獲罪定
均徭法酌輕重十年一役遂為定例初弋陽王奠壏
新寧王奠培不法景帝遣官案之成其數擬減堅王
由是怨恃三司官窺伺恭不能堪王嘗屬增造宮殿
乞南昌城內東西二湖改派歲祿於近縣恭皆執不
從護衛軍有犯持之不少貸王愈怒疏訐恭劾御史
張綱往覈無驗王復奏綱私庇恭於是恭與按察使
原傑巡按御史周一清逮章論王私獻惠二王所遺

宮人護衛軍生女長不令嫁擲妝之通內官艱壁自殺其護衛橫甚不削奪慮有變帝遣中官懷忠偕錦衣官勘之具如恭等言遂削其護衛王自是稍戢天順二年遷右副都御史代李秉巡撫蘇松諸府按部進耆老令各言利病為興革佐都督徐恭浚儀真漕河又浚常鎮河避江險已又大治吳淞江起虎山夏界口至上海白鶴江又自白鶴江至嘉定卞家渡迄於莊家涇凡浚萬四千二百餘丈又浚曹家港蒲匯塘新涇諸水民賴其利因目曹家港為都堂浦先是周忱奏定耗羨則例時頗稱便李秉改定以賦殺輕

重違為盈縮其列甚平而難於稽算吏素弊煩擾恭乃罷去悉如恍舊四年蘇松旱饑奏蠲秋粮四十餘萬石其年冬吏部缺右侍郎李賢王翺舉恭遂召用恭置勸懲簿有聞習識之以佐翺黜陟翺亦倚之不疑帝書與賢評論大臣因稱恭及左侍郎姚夔皆二人才器異日皆尚書選也七年轉左遭父憂起復視事成化五年尚書李秉罷內閣商輅欲用姚夔彭時欲用王槩而北人居言路者謂時實逐秉宣謗於朝時不自安稱病不出給事尹直以時槩皆己鄉人懼因此得罪急言於輅以恭代秉由是謗議漸息恭

為尚書前五月以母喪歸喪畢起南京吏部勳罷諸司不職者數人故事南國子生歷事滿必赴闕引奏註得貪者皆往復率多淹滯參請得改註南部人便之尋奉勅參贊機務居三年致仕又二年卒贈太子少保謚莊敏恭為人廉靖自守不為矯飾在吏部尤知大體能愛惜人才一時善類歸心焉初蘇州知府楊貢者以御史巡按蘇松諸府有聲恩天下富民輸粟備荒得旌廬者多創三門中懸高榜杜人出入建御書樓刻畫龍鳳與馬冀狡橫鄉里特奏禁之及守郡而常熟富民錢暑橫甚遂收考掠得其僭用器物

奏之華亦誣貴酷暴時蔡方為巡撫詔遣官會蔡按
治蔡憤貴不晃白己劾貴如華言貴亦訐蔡術法棄
遣使往按蔡以計脫遂械貴京師都御史寇深言貴
條刻不可以常律處斥為民人頗以議蔡貴乃寄按
貴州枉入巡撫蔣琳罪者也
姚夔字大章桐廬人孝子伯華孫也鄉會試皆第一
正統八年授吏科給事中陳時政八事又言預備倉
本以賑貧民乃官司發廩時里甲慮貧民不能償輒
隱不報致轉貸富室倍稱還之收穫甫畢遽至乏絕
是貧民遇凶年固饑遇豐年亦饑也乞勑天下有司

每歲再發廩必躬親勘察先給最貧者然後及其餘
帝立命行之已奏古人立謚法非為死者加美號蓋
欲表微惡示勸戒也請自今大臣無賢不肖並依古
法加謚先令太常博士議之翰林院正之然後吏部
奏諸朝而施行焉章下禮部胡濙言非故事遂寢母
憂歸服闋還任也先薄京城燮請急徵宣府遼東兵
入衛景帝從之景泰元年用廷臣薦超擢南京刑部
右侍郎尋就改禮部奉勅考察雲南官吏四年還朝
留任禮部景帝不豫尚書胡濙在告燮強起之偕羣
臣疏請立太子帝不允明日燮欲率百官伏闕懇請

而石亨等已奉上皇復位出夔南京禮部英宗雅知夔又微聞復儲議驛召還進左侍郎天順二帝改吏部有知府以貪敗賄石亨求復仝列附亨者已許之夔執不可曰我宰失官不能媚人也事遂止七年代石瑁為禮部尚書知貢舉會試院火貢士死相藉夔請諭祭於郊祭畢自謂執事不謹致災及歸復拜於地痛哭觀者以萬數哀震數里及再知貢舉凡主司偶遺名士極力薦之至赴已再拜必得乃已或謂此非外藩所預夔曰為國得賢安分內外其愛惜人才如此成化二年帝從尚書李賓言令南畿及浙江江

而福建諸生納米濟荒得入監變以非政體奏罷之
五月舉羣臣請帝戒佚樂減遊幸省齋醮以禮森家
以儉制用官爵毋濫授土木毋妄興存念百姓留心
萬幾四年以災異屢見復率同列上言陛下春秋鼎
盛而震位尚虛宜豹發六宮以廣儲嗣此在陛下一
轉移間非求神奉佛所能致也乞罷西山新建塔院
屏遠阿叱哩之徒勤視經筵裁決庶政親君子遠小
人節用度愛名器服食言動悉遵祖宗成憲以回天
意又言今日致治不在他求惟守成化初政足矣帝
俱優旨答之他所請收京師乞丐令養濟院禁[illegible]

數戚建寺觀却朝鮮貢海青白鵲羞芊鬱改十事皆立報可慈懿太后崩中官議別葬閣臣持不可下廷議夔等言太后作配先帝二十餘年今日合葬升祔典禮具在一有不慎違先帝之心損母后之德綱常大事他日必有據禮而議改者如陛下孝德何疏三上又率群臣伏哭文華門聲徹大內帝為感動周請周太后竟得如禮是秋彗星見言官連章劾夔誣其納賄夔不勝憤亦連章求去帝慰留不允時帝崇信番僧有封法王佛子者服用僭擬無度京師奸人慕之競為其徒以希富貴夔力請裁汰詔留給牒者已

之無者不得濫冒非僭官而食糧者停之由是其徒稍減五年代崔恭為吏部尚書明年春以雨雪失時率九卿陳時弊二十事因言天下水旱災傷盜賊邊患無日無之而賢人未用小人未遠正道未修邪術未屏此皆今日之至憂乞令內閣諸臣每五日一奏天下事陛下時御便殿咨諏可否而行之若乃宮禁之內處后妃則思恩愛之均馭羣下則思仁惠之溥宴樂必思其節賜予必思其宜是在陛下加之意而已帝多採納六月京師大水請給賑貧民傷人壞屋者米二石不傷者半之又以順天河間真定保定

饑請遣官賑恤帝並從之七年加太子少保其冬彗星見復偕文武群臣陳二十八事明年九月夔以南畿浙江大水壞城郭廬舍溺人畜沒田禾上言自裒者妖星示警四方漸覺多故水旱災傷無歲不告加之北虜猖獗暴骨千里兵疲於奔命民困於轉輸萬一奸人乘機禍將不測而近日廟堂行政往往不計深遠不知自古禍亂常起於饑饉之餘毋謂天道渺茫有象無應請命廷臣共求安民弭盜之術帝下其章於是被災州縣多所寬恤夔每遇災異輒憂形於色六將大臣誠心體國者夔稱首明年卒贈少保謚

文敏夔才遠器容表裏洞達練時識變朝端大政衆
議未定者夔一言立決莫不心厭初佐吏部鄧紹意
人才及掌銓黜陟平允先是王翺為吏部專抑南人
故北人最善之至夔則深為北人所疾至為謠言曰
斬卻姚夔頭去祭王翺墓而夔故豪俊慷慨闊通魏
謝故論者以唐杜黃裳目之子璧由進士歷官兵部
郎中項忠劾汪直璧預其謀直既搆忠獄詞連璧遂
下獄謫授廣西思明同知璧以瘴癘不敢往居他府
數年謝病歸夔從弟龍與夔同舉進士除刑部主事
累官福建左布政使善治劇然亦清操皦若布衣

劉讓仝年不相能讓粗暴無禮成化初龍入覲欲留夔去讓而讓乃吏部尚書王翱鄉人翱遂兩罷之

尹旻字同仁歷城人衆州知府宏子也舉正統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景帝立授刑科給事中時國家多故旻建白多傳正議大隆福寺成帝將建齋刑部尚書俞士悅因請收所案賊首釋罪人荷校者以濤憲澤旻上言士悅身為大臣苟體陛下好生之仁欲加恩有罪自當援引古誼何乃因建寺設齋挾異端以要君請寬近法為大臣逢迎者戒不從天順中遷左給事中常奏事殿內英宗偉其貌欲大用之遂擢通

政參議五年陝西用兵命往督餉明年春上書參犬寇已遁而我師八萬餘人日供芻粟悉取之民間且軍民轉輸動數百里牛驢車推道途嗟嘆令東作方興宜可捨耒耜而供輸輓近聞平涼之民漸致逃竄倘軍興不息必至轉而為盜恐寇患未除隱憂方大奏以為然詔遣臣聚畫戰守是復條上安邊十策以母喪歸尋起復驛召至京擢吏部右侍郎成化五年轉左先是李秉奉詔考黜襍流需次者三百五十餘人遂罷歸衆遂遮乘輿訴冤求復且群聚呼號不止天變憲史請會都察院覆考於是復留者十一[illegible]

明饒有才歷主翰林東宮恭姚夔四尚書咸見傳[illegible]九年夔卒旻及太理卿王槩謀代之內閣彭時素右槩商輅惡旻嘗擠夔亦屬意槩旻乃潛通中官求輅程告內外協力遂得代夔為尚書旻欲收物情兼採南北人銓拔無滯賢愚皆悅十一年以兩京災異偕文武大臣陳時弊十八事帝多採納汪直之開西廠也旻潛附之兵部尚書項忠將偕九卿劾直具奏草令郎中姚璧持詣旻請署名旻曰疏出兵部即當為首璧曰公九卿長也旻怫然曰今日亦知為九卿長耶為班首逆而遣使報直私人韋瑛曰疏出項尚書

吾但以次居首耳由是直遂遂忠而與旻交益固當是時帝惑於近倖異端曲藝咸中旨授官旻等頻詣左順門候中官宣旨翼日仍依故事御前覆奏既而中官亦厭其煩密屬勿覆奏且令得官者毋廷謝自是遂廢舊制十四年加太子少保尋以直言加太子太保二十年又以中旨加太子太傅初旻與劉珝王越深相結又善以智數籠絡人故典銓雖久謗議不及惟大學士萬安學士彭華以干請不遂深疾旻安屢欲排之輒為珝所阻既而越珝相繼去旻勢漸孤而方士李孜省貴幸數干旻旻亦不能應於是[illegible]

放省兆恩頓旻會兵部郎中鄧襲坐事謫官指揮
旺等百餘人奏留之下部議旻請可其奏放省遂從
中旨之言襲爲旻鄉人旻子侍講龍與友善旺等疏
實龍主謀故帝雖從旻請而詔詞詰責甚厲未幾安
俅還京刺得交通狀俱下詔獄於是旻及侍郎耿裕
黎淳郎中鄭宏等皆被劾詔逮郎中以下於獄責旻
等對狀旻等服罪乃落旻太子太傅仍爲太子少保
裕職如故降宏等官而襲斥爲民踰月東廠官校緝
得龍諸陰事下龍詔獄言官遂劾龍竊盜父柄大開
賄門且極言誣旻帝怒命執龍及行賄少卿張燧等

逮訊於午門後建及郎中劉紳等六人乃削旻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龍除名燧等降調有差裕淳俱停俸旻父子既逐安等欲盡逐山東人在朝者於是侍郎侶鍾秦紘等十三人皆坐黜斥旻有才智而急功名又附麗中人故雖為安舉所逐而時議無惜之者弘治十八年卒年八十二贈太子太保謚恭簡

黎裕字資德豐城人景泰五年進士授御史天順中巡按陝西上安邊八事時石彪濫報首功詔裕覈實彪從父亨以書求庇裕焚其書以實聞亨亦旋敗而是有強直聲都御史寇深遇僚屬嚴惟裕不為屈

才罹山東按察使重囚二百餘人或經十餘年未斷
裕亟為讞鞫旬月間決遣殆盡青州大峴山有賊寨
七十餘裕捕戮其魁縱脅從除其通賊亂遂平成化
初治行聞擢賜封誥遷陝西左布政使俄入為順天
府尹寬征需革和買招派移貸牛種教樹畜藏備薪
芻夫禁奸民獻田土政聲大著九年進右副都御史
總督漕運兼巡撫江北諸府濬白塔孟瀆二河以便
漕張秋南旺及淮安西湖舊編木捍衛激勞費無已
裕與郎中楊恭等謀易之以石遂為永利淮安鳳
陽災饑而太僕徵預備馬至二萬匹裕以為言得罷

在淮六歲每歲入都計事所陳利病多見施行及憂
歸服除巽佐院事十九年代戴縉為右都御史縉匯
人寡紀不立裕欲振之御史有過或遣錘撻由是得
謗汪直敗裕偕副都御史屠滽請雪諸臣忤直得罪
者帝不悅責陳狀裕等引罪帝忌其不諭情下經歷
李戩詔獄而奪裕等俸行人司副張瑾封占城國王
而王已死妄以勅印授其國人提婆苔為安南偽立
者坐下都察院獄論死瑾屢訴冤命待占城使至與
質已而使者至瑾遣人擊登聞鼓言狀帝以訴[illegible]牘
言余裕等蔽實裕以罪御史于璧乃下璧錦獄[illegible]

裕南京都察院久之考績赴都留為工部尚書尤[illegible]
吏部尚書尹旻罷耿裕代之以特旨不為萬安所喜
而李孜省方貴幸用事欲引進鄉人乃協謀去耿裕
以裕代之裕本廉介負時望至是以孜省故名頗損
然其銓敘亦稱平故事考察之日有四曰老疾曰罷
軟曰貪酷曰不謹裕言人材質不同偏執類酷遲鈍
類軟乞立才力不及一途以寓愛惜人才之意帝善
之遂著為令孝宗立言官交章謂裕進由孜省不宜
居位裕不平為辨誣錄達疏乞休去正德中卒年八
[illegible]於

掄曰自永樂至景泰間六十載為銓部者蹇義郭璡王直三人而已成化二十餘年而冢臣已經七易柳何更代之驟耶耿裕顯名自在孝宗之世若王翱李秉在恭姚夔皆閎偉凡任大事而秉以忤時莫盡其用恭亦幾旋未能竟還誠可惜者也夫李裕之才不克識議何况于尹旻士大夫立身操行良非細故矣

明史卷二百二十七　　列傳七十八

年富　耿九疇　軒輗 陳濩

王竑　林聰　葉盛

朱英

年富字大有懷遠人本姓嚴後訛為年以會試副榜授德平訓導時年甫踰冠其善教老師宿儒莫及也宣德三年秩滿課最擢吏科給事中糾正違失務存大體六年帝以六科任重命科擇二人掌其事乃以富與賈銓並掌刑科都御史顧佐等失入十七人死罪富劾之帝詰佐佐等叩頭謝乃免英宗嗣位出害

自永樂以來招納降人縻以官爵雜處京邑不惟坐
耗國帑蚕亂招危將在於此宜遣還故土以消寡變
府軍前衛幼軍本選民間子弟隨侍青宮今死亡殆
疾僉補為擾請於二十五所內以一所調補勿更累
民軍民之家規免粮徭冒為僧道者以累萬計不織
不耕坐享溫飽甚或擁妻妾育子孫敗俗傷化莫此
為甚宜悉遣未度者復業議多施行以大臣薦士為
陝西左參政尋命總理糧儲初陝西歲織綫絹綾毼
九百餘疋至永樂時今增織駝毼五十疋遂以為常
又宮吏諸生衛卒祿廩以邊餉急率虧減削富以武

力方歛而倉粟足支十年乃請罷駝毳僕粟祿如舊故帝並從之時諸邊將校占墾腴田有至三四十頃者富奏每項輸賦十二石都督王禎以為過重疏爭之廷議減三之二遂為定額富又言臣所部歲收二稅百八十九萬石芻糧七十餘萬石其間水旱流移蠲除遞減大率三分減一而會計歲用乃至百八十餘萬入少出多令鎮守諸臣不量國計競請益兵餉何由給乞初諸將減冗卒汰駑馬杜侵耗之弊帝可其奏先是三邊士馬眾盛供億浩繁軍民疲於遠輸而豪猾因緣為奸利邊儲多乏自富為政量地遠近

以定徵科出入慎鈞考宿弊遂革民困大蘇性又累
敍遷事故為權勢莫能撓搽震關中然執法過嚴儳
倖者多不悅以是屢遭誣謗初指揮馬興奏言全官
趙想為軍士請賑遭富詈辱而王禎助興誣富尤切
甘肅巡撫書翼以富不赴邊議事亦論富專擅事皆
得白久之小校王聚誣奏富掠其子百戶璺至死富
怒言聚奏乃指揮胡昇等嗾之而昇等實不知御史
因言富妄奏中文武將吏恐失富咸上章伸理臧陳
其勞乃得停俸九載秩滿遷河南右布政使會有詔
富居官苛虐者帝命覈舉三將堂總吏部書察富譽

少傅楊溥也帝意乃解富至河南晝歲饑山陝流徙至者二十餘萬公肆剽掠巡撫于謙委富撫輯之暨定土木敗後部檄富轉饟饋遺民悉德富爭趨令遣錄以足景泰二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提督軍務時喪亂之餘瘡痍未復而責禁如蝟富一意拊循軍民奏免秋賦罷諸州縣稅課局停太原民之轉餉大同者保恤甚至武清侯石亨武安侯鄭宏武進伯朱瑛令家人領官庫銀帛糴米貿邊而故都御史沈固聽之多所乾沒富首請按治詔宥亨等械家人罪時亨慮久雨壞關城潛遣卒十餘人行視卒遂越關

撫大同富復劾守專擬亨輸罪已削襄垣王府秉戶杖其廚役之署教授事者已又劾分守中官韋力特參將石彪及山西參政林廣罪由是豪家愈側目襄垣王遜燁逮章訐富帝察其誣切責王然訐者未已軍卒吳淮受權貴指言富與總兵官郭登並坐事下獄越于謙謂富受命為提督自總戎而下咸聽節制此固與也淮妄言沮軍令遂下淮獄廣亦極言秖冤且言富嘗遜燁為異禮陷力持死地凌中官裴當焉慶坐其上受參將都督琨拜畫紅日於坐屏僭擬甚者章下都察院請命官覈之帝曰此必廣恐富而媒

之朕以邊事付富終不以一人言輕易竟除厚名力
特亦劾富貪淫巡撫御史白其誣遂不問當是時富
威名重天下亦賴當事大臣保持之故得行其志遭
毋憂詔來傳奔喪起復視事七年富上言往時諸邊
雖設鎮守監鎗內官其數猶少自土木變後諸邊悉
增如陽和天城諸處一城之內而中官二人擾民殊
甚今邊務積弊請從減汰事格不行又言高皇帝定
制軍官犯私罪附過收贖惟笞則紀杖卽降授徒流
俱充軍律載之明甚近屢變更犯贓者輕皆復職重
雖立功刑不足懲更無顧憚此皆法官之過也於是

廷議流徙輸贖如故然仍本衛差操不得領軍矣英國公張懋及鄭宏各置田庄於邊境歲役軍耕種富劾之還軍於伍天順元年革巡撫官富亦罷歸頃之右龍以前憾誣劾逮下詔獄帝問李賢賢稱富能杜弊帝曰此必龍為富裁抑不得逞其私耳賢曰誠如聖諭宜早雪之帝遂諭指揮門達令從公推問事果無驗乃令致仕明年以廷臣薦起為南京兵部右侍郎未幾改戶部巡撫山東道聞順天河間濟南屬邑蝗馳疏以聞詔令所司捕瘞已改左副都御史巡撫如故官吏憚富威名皆讋服豪猾屏跡來哥多降史

頑獷弗率奏徙之南方四年春戶部缺尚書李賢舉富左右不悅者巧阻之帝語賢曰戶部非富不可人多斷斷不喜富此富所以為賢也竟召任之乃酌贏縮謹出納躬親會計吏不能欺事關利害僚屬或不戢任富曰第行之吾當其責君第毋著名可也由是部事大理丁父憂奪哀如初憲宗立富以陝西頻歲用兵而治餉者非人請黜左布政孫毓而用右布政楊璿參政婁良西安知府余子俊吏部尚書王翱論富侵官請下於理富力辯薦賢為國非有所私因乞骸骨帝不許竟黜毓然富性素剛以翱賢者乃劾己

發憤病疽卒。帝震悼，謚恭定。富廉正彊直，始終不渝節，號稱名臣。然頗好疑，為人所窺。屬吏黠者欲事行，故言不可，富輒反其言而用之，多為所賣云。

耿九疇，字禹範，盧氏人。永樂末進士。宣德六年授禮科給事中。議論持大體，有清譽。正統初，大臣言兩淮鹽政久壞，宜得重名檢者治之。於是推擇為鹽運司同知。痛革宿弊，嘗條奏便宜五事，多著為令。母喪去官，場民數千人詣闕乞留。中官王振亦聞其廉，乃起為都轉運使。廉聲益振，雖婦孺皆知其名。嘗坐水旁，一童子曰：此水清，不若使君清也。十四年以事逮繫

逮下吏已而得白邵留為刑部右侍郎屢辨疑獄無所撓及禮部侍郎章瑾之下獄也九疇等議寘其官瑾壻給事中王鉉以為還衛之與同官蕭盛張固等論刑部不公九疇遂劾盛等且言鉉父永和已死土木而鉉嬉笑自如不宜居職帝置鉉等不問瑾竟如奏其冬鳳陽歲凶盜且起勑往巡視奏留英武飛熊諸衛軍耕守招徠流民七萬戶境內以安自九疇去兩淮顯政復弛景泰元年仍命兼理尋勑錄諸府重囚九疇悉心平反多所原釋旋兼撫江北諸府代還遂撫陝西都指揮楊得青等私役操卒九疇劾之詔

按治且命諸邊如侍青者具劾以聞邊將請增臨洮諸衛戍兵下九疇言邊城士卒非乏苟將帥能嚴紀律精訓練勤撫卹絕侵漁蓄果銳加以賞罰明信則人人自奮不然徒冗食耳乃不增戍邊民春夏出作田秋冬輒徙入塞九疇言邊將所以禦寇衛民也令使民避寇失業安用將帥因禁民入徙有被寇者治守帥罪四年布政使許資言侍郎出鎮與巡撫御史不相統事多拘滯請改授憲職使乃轉右副都御史自是大臣鎮守巡撫皆授都御史自九疇始會有旨市羊角為燈九疇奏言昔宋神宗買浙燈蘇軾諫止

令買羊角製燈無乃類是事遂寢及災異求言請帝延儒碩以廣聰明公賞罰以別忠佞擇守令以惠黎元簡將帥以固邊疆優詔報焉天順初議事京師帝顧侍臣曰九疇廉正人也留爲右都御史時罪人繫都察院獄者不給米九疇爲言乃日給一升遂爲令已陳時弊五事曰崇廉耻清刑獄勵農桑節軍賞任風憲帝皆嘉納未幾御史張鵬等劾石亨曹吉祥冒等謂九疇實使之遂并下獄謫江西右布政使尋調四川明年禮部缺尚書帝問李賢誰可者賢曰老成清介無如九疇乃召還既至憐其老改南京刑部尚

書四年卒謚清惠九疇性孝友親歿遇忌日悽惻如初其奉身節儉無他嗜好公退焚香讀書而已遇事斷斷論是非於人材邪正之辨尤嚴天下賢之子裕自有傳

軒輗字惟行鹿邑人永樂末年進士未除官趣漕淮上冬月墮水既出擁被坐有司亟進衣不受徐俟致衣乾衣之授行人司副宣德六年用薦改御史巡按福建剔蠹鋤奸風裁甚峻憂歸起復清軍浙江劾不職官四十餘人還朝言祖宗設御史官為職綦重今內外諸司有事多擅遣御史非憲綱也請禁之帝素

報可正統五年超擢浙江按察使司前使奢汰輗力
矯之寒暑一布袍補綴殆遍居常蔬食妻子親操井
臼與僚屬約三日出俸錢市肉不得過一斤僚屬多
不能堪故舊至食惟一豆或具雞黍則驚以為異簡
靡威重聲震郡邑時鎮守監丞阮隨布政孫原貞杭
州知府陳復仁和知縣許璞居官皆廉一方稱治溫
處二府故有銀場永樂間增額至八萬二千兩帝即
位罷之民失獲息至是參政俞士悅請復開之謂利
歸於上則礦盜自息下三司議輗等力持不可乃止
幾而給事中陳傅復請朝廷遣從之遂至葉宗留之

燬人由是無恐魏言會稽人趙伯泰者宋苗裔幽奏孝宗理宗及福王陵墓俱為豪民侵奪肆耕牧詔御史王琳等核之謂福王降於元北去山陰安從得葬伯泰再訴之下魏覆核魏奏福王蓋衣冠之藏伯泰言非誣乃戍豪民于遼停琳等俸再聞親訃越宿卽行後奪情起之魏奏除四事言明詔屢降求懷才抱德賢良方正經明行修之士乃所舉非權要親故則其子弟經義不諳太牘莫曉狥千猜之私塞才能之路四方豪民賊舉錢取息至奪其產奴其子女[illegible]莫能詰[illegible]宜重為之禁其二事諸[illegible]贖官明律令

功將鉄帝悉從之景帝立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
景泰元年命兼理兩浙鹽課福建賊吳金八等竄擾
青田諸縣輗與原貞討平之已而賊首羅丕廖寧八
等復自福建尤溪漸抵浙境輗等遣兵防遏有功進
秩一等明年改督南京糧儲尋復改左副都御史掌
南院事奉命考察御史取黜者七人天順元年召拜
刑部尚書居數月引疾乞歸帝召見問曰昔浙江廉
使考滿歸行李僅一篋乃卿耶輗頓首謝遂賜白金
慰遣之明年南京督理糧儲缺人帝問李賢大臣中
誰肯居此職者賢以輗對且亟稱其廉乃命為左都

御史以仕今年夏以老乞骸骨不待報徑歸撫案遽
具浴浴畢問天畢暮家人曰午矣久伸而卒貌為人
孫峭遇人無賢否排不與接為按察使嘗飲同僚家
歸撫其腹曰此中皆贓物也在南都都御史張純置
酒延客貌憑其次獨不往徹饌遣之亦不納歲時諸
禮部拜表慶賀屛居一室撤燭端坐事竣竟歸未嘗
與僚友一語僚友聞其來亦輒避去不樂與之處量
頗褊隘掌南院御史有訐人陰私者輒獎其能嘗令
御史劾南京祭酒吳節節亦發貌私事衆頗不直貌
然清操聞天下與耿九疇齊名天下語廉吏必曰耿

歆復福建懷安人魏全年進士由户部主事知杭州
廉靜無私獄訟大省日端坐堂皇與曹掾講讀律令
而已正統中遭喪部民乞留詔起復未幾卒魏偶僚
屬助之乃克殮吏民相率致賻其子盡却之柩賃歸
王竑字公度其先江夏人祖俊卿坐事戍河州遂著
籍竑登正統四年進士十一年授户科給事中豪邁
負氣節正色敢言英宗北狩郕王攝朝午門群臣劾
王振誤國讀彈文畢王使出待命衆皆哭伏地不起
請夷振族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厲聲叱言者去
竑憤奮臂起捽順髮嚙其面罵曰若曹致天子蒙塵

罪當誅今尚敢爾耶與衆共擊之立斃王恐遽起入竑率群臣隨之王使中官金英問所欲言曰内官毛貴王長隨亦振黨請寘於法遂出二人衆又捶殺之曳三尸長安門外籍振家當是時竑名震天下而振黨列禁廷咸不自安王欲諭解諸諫官令衛士宣召外廷不知譁言欲有所行譴衆恐竑與妻訣曰我死汝當從所遺幼稚寧無好義者收恤之耶及與同列見王王好言慰諭甚至由是内外釋然竑亦遂受知於王王即位會也先入犯命竑與王通楊善守禦京城擢右僉都御史督毛福壽高禮軍寇退詔竑偕都

指揮聶忠等鎮守居庸訓簡士馬繕脩塞勅將帥衆
職者壁壘一新景泰元年五月浙江鎮守中官壽德
上言馬順等縱有罪當請命行誅諸臣乃敢擅殺時
非內官擁護危矣是皆犯闕賊臣宣宜任用可任用
者莫若內臣章下廷議于謙等奏曰上皇蒙塵禍由
賊振順等實振腹心陛下監國群臣共請行戮而順
猶敢呵叱是以在廷文武以及宿衛軍士忠憤奮發
不暇顧忌捶死三人此正春秋誅亂賊之大義也向
使衆與搆逐奸黨猶在國之安危殆未可知臣等以
為不足聞帝曰誅賊臣所以安衆志廷臣忠義朕已

知之卿等勿以德言介意竑尋以疾還朝明年尚寶
司檢順矛牌不得順子振言宜責之竑帝許之言官
交章言順黨奸罪重廷臣共除之以安宗社遣問矛
驛且非竑一人事若責之竑必懼矣乃寢前旨還
年出督漕運尋命兼巡撫江北四府及徐和滁三州
漕運設有總督大臣自竑始又明年淮安大水壞廬
舍閔禾竑親發粟賑貸請免逋租及料買雜物已又
請停徵馬稅帝多從之尋命考察屬吏兼理兩淮鹽
課巡河御史遂琛淫贓竑劾戍之庫吏莫不股慄
年正月上言去歲自來昌開封南抵徐淮災傷疊見

適後風雨泛寒天意難測易內陽外陰為泰君子道
長內陰外陽為否小人道長今方春陽長候類實泰
是陰盛陽微殆食祿者君子少小人多也望陛下念
宗廟社稷之重上天告戒之切責有位之臣痛自修
省進君子遠小人省刑罰薄稅斂罷無益之費嚴無
功之賞散財以收民心愛民以植邦本而陛下益日
親儒臣講道論德以清出治之原庶人事修而天意
可回也因引罪乞罷帝納其言遂下詔修省求直言
是年夏鳳陽淮安徐州大水民饑道殣相望竑不待
報輒開倉發賑已而山東河南饑民咸來就食廪不

能給惟徐州廣運倉尚有餘積竑欲發之而典守官不可竑往告之曰民窮至此旦夕且為盜違借倉儲耶若不吾從脫有變當先斬若然後自請死耳守官憚竑威名不得已從之竑乃自劾專擅罪因言廣運所儲僅支三月請令死罪以下得入粟贖帝從其議俄命侍郎鄒幹賫帑金三萬兩馳赴淮徐聽竑便宜調度竑乃躬自巡行散賑不足則令沿淮上下商舟量大小出米全活百八十五萬人勸諭富民得米二十五萬石給饑民五十五萬七千家賦牛種凡七萬四千餘家復業者五千五百家他境流移安輯者萬

萬六百餘家病者給藥死者具棺獨子女則贖而歸逃還籍者予遣里費由是人忘其饑頌聲大作輯其市為救荒錄以傳初竑奏淮揚饑帝大驚曰奈何吾民其死矣及得竑自劾疏喜曰賢哉都御史于是尚書金濂大學士陳循等頌竑功能進左副都御史時濟寧亦饑帝遣尚書沈翼賚帑金三萬兩往賑翼散給僅五千餘歸之京庫竑因劾翼奉使無狀請仍易米備賑從之明年二月上言頃冬春之交淮河冰抵海四十餘里人畜僵死萬餘弱者鬻妻子强者肆劫奪民困極矣陛下端居九重大臣安處廊廟何由見

之使日肇其狀未有不流滯太息者也陛下嗣位以來非不致天愛民而天變民窮特甚者恐聖德雖修而未至人倫雖正而未篤賢才雖用而未收其效邪佞雖屏而未盡其類仁愛施而實惠未濟財用省而上供未節刑罰寬而冤獄未伸工役停而匠力未息法制已頒而尚有更張賦稅已免而仍或牽制坐是未和遂召災變臣所望者在陛下修厥德新厥治而已修德則必欽天命法祖宗正倫理篤恩義戒逸樂絕異端斯修德有其誠矣圖治則必進忠良遠邪佞公賞罰寬賦役節財用戒聚斂卻貢獻罷工役斯圖

治有其實矣如是而災變不息未之有也帝褒納焉
勅內外臣工同加修省六年霍山民趙玉山自稱宋
裔以妖術惑衆爲亂竑捕獲之英宗復辟革巡撫官
改竑浙江參政石亨張軏追論竑擊馬順事除名編
管江夏居半歲帝於宮中得竑疏見正倫理篤恩義
語因感悟命遣官送歸里勅有司善視之天順五年
孛來寇莊浪都督馮宗等出討乃用李賢薦起竑故
官與兵部侍郎白圭參贊軍務竑與宗還賊於紅崖
子州擊走之師還帝慰勞備至仍令督漕撫淮揚雅
不關敍再至遠近歡呼老稚纍纍迎拜道中數百里

不絶憲宗即位六科給事中蕭斌張寧十三道御史
呂洪等薦竑及宣府巡撫李秉堪大用帝乃召竑為
兵部尚書秉左都御史命下朝野相慶時將用兵兩
廣竑舉韓雍為總督因言將帥任討毋得奏攜私人
妄冒首功又請復京營舊額禁勢家豪帥擅役禁軍
於是命竑同給事御史六人簡閱十二營軍士竑等
以擇兵不若擇將奏罷營職八十餘人而慎簡材武
補之戎政為肅兵部勝黃缺官竑偕諸大臣舉修撰
岳正都給事中張寧李賢沮之出二人於外并罷會
舉例竑憤眾曰吾尚可居此耶即引疾求退帝慰留

間鋐優詔慰留日遣醫視疾鋐請益切卒罷去鋐去滿瀛益豐熱帝頗不悅中外薦章百十上並報寢鋐剛方正直立朝來決歲遠以道不合去天下惜之初鋐號其菴曰藝蔬歸致休菴居之杜門謝客鄉人希得見時李東亦罷官歸日出入里閭與故舊博奕詩號鋐聞之曰李公大臣胡不自重乃蕩東聞亦笑曰所為大臣者豈責其立異鄉曲尚矯激哉世兩稱之鋐家食二十餘年至弘治初卒年七十五正德間贈太子少保謚莊毅淮人立祠祭饗不絕

郭聰寄季聰事德人正統四年進士久之授刑科給

事中景帝嗣位進都給事中當是時四方多故聰慷
慨論天下事無所避中官金英家人犯法都御史陳
鎰王文治之罪不及英聰率同列劾鎰文畏勢縱奸
并及御史宋瑮謝琚皆下獄頃之擢職聰又言瑮琚
不可任風紀二人竟調外南京多災異聰等言太常
不職所致於是卿徐初等賜罷汪后父都督泉縱家
人占民田六十萬頃聰等劾之詔下家人獄還田於
民中官單增督京營有寵宮室輿馬如王公朝士稍
忤輒遣詈辱家奴白晝殺人奪民產侵商稅大臣垂
首特廉韓贊其生自者聰等灼發其奸請急治之杜

趨附之漸帝遂下璿詔獄雖獲宥然自是不敢肆景泰三年春疏言臣職在糾察刑獄竊見妖僧趙才興姊孫百口律不當坐而抄提至京逆人王英之兄律不當遠家屬而俱配流所雖終得見原然其始受害之不堪矣湖廣巡撫蔡錫以劾副使邢端為端所訐繫獄經年而端猶居職如故侍郎劉璉挾詐侵隱不為無罪縱赦之沈固周恍乾沒萬計致為重輕令璉下獄追徵而固恍不問犯人徐南與子中書舍人順俱坐王振黨當斬乃刑部論南大辟都察院止坐順餘若此皆刑罰之失平者乞一一釐正帝是其言於

處端下獄逮得釋南亦臧死除名東宮改建以聰初有異論特遷春坊司直郎明年春學士商輅言聰素號敢言不宜置散地乃改吏科都給事中上言奪情非令典請自今永除其令帝納之初正統中福建銀場頗重民不能堪聰恐生變請輕之特弗能用已而果大亂及是復極言銀場之害竟得減免五年三月以災異偕同官陳八事曰昔楚莊王以天不見妖禱於山川曰天其棄余與是能求過於天安不忘危者也願陛下側身修行玩好不以動心遊鄉不使溺志用度戒其奢佚樂防其過爵必當功罰必當罪邪佞

雖疏而必斥忠直雖忤而必容將聖德既修天心昔順近河南諸地積雪連旬春分後京師風雪大作此皆陰盛陽微意者有小人倖進而君子遠退者乎夫居燮理之任者大臣也今大臣不務悔過修職徒循默因仍引年乞退如此何以消咎徵哉唐虞三代初無釋道而享國久長後世有捨身施佛自號道君者返立致禍敗佛老不足信明矣今京師寺觀賜糧飯僧給燈供佛齋一月而數修醮一旬而數設甚且祈之禁中費及千萬雖曰內帑其實民脂本為國祿究斲喪召災愈速又僧道以請度牒至者聚集萬計耗

蠹民財實甚昔得妖言之趙才興造數書之浮虜則
符僧也其他詐偽奸盜難可悉數累於國何益哉陛
下改元之二年已度僧三萬令宜罷給度之令命有
司驅遣亦所以正風俗節財用也近内外權要多奏
求田地因而倚勢虐人侵占數倍如武靖侯石亨輩
皆然而咸里唐興多至一千二百餘頃豈可不為之
限定著令無過十頃多者悉以還民無豪強不得謀
欲而小民保衣食之源也祖制禁軍士私役今各營
總兵官有占役責放至二三百人者一聞遣官閱視
率雇募以應行伍削弱軍衛虛聚余之何不早禁戢

刑獄者民命所關令法司或務深刻或任好惡或避嫌疑或拘成案虛實罔稽惟務迎合如奉旨辦畫者雖罪必宥下部知之者雖灼莫伸致囹圄常滿案牘不清積憤含冤傷和召變亟宜整飭使刑罰得中天下輪班工匠萬里赴役多攜子女其裝比至京師率被私占責納月錢實在工者百無一二令營造已少宜改二年更番者為四年其他悉寬其限亦發政施仁之一也帝多採納之內府洵椿石磨諸物歲一更易有司以事屬上供不分道里遠近務責之民間物徵而賈實廣聰言此等皆非易壞之物不宜數易帝

是之命五年始更先是吏部除副使羅麗為按察使參政李輅僉事陳永為布政使聰疏爭之并言山西布政使王瑛年老宜罷罷等遂還守故官瑛致仕御史白仲賢以久次擢廣東按察使聰言仲賢介執不當超擢乃還鎮江知府至是兵部主事吳誠黃緣得吏部聰劾之遂改工部當是時諸司憚聰風裁聰所言無敢不奉行吏部尤甚而內實疾之內閣及諸御史亦並以聰好論建希善也其年冬聰賜陳和為欽官欲得近地便養聰為言於吏部寸运遵御裴謙得等遂劾聰寄制吏部下廷訊坐寄擅選法論斬高數

胡濙力救帝亦自知聰止既國子學正天順初超拜左僉都御史出賑山東饑民聰廵行所部盡發官藏發粟三十五萬餘石銀錢鈔布各鉅萬計活饑民百四十五萬給牛種者亦數萬墾荒田租二十餘萬右遷進右副都御史捕江淮鹽盜指揮吳欽等五人坐盜斬籍其家捕殺盜魁數人餘悉解散三年母憂去官詔起復視事聰再辭不許書欽反將士妄殺報功於是都下乞兒多失其首市人不敢出戶聰時署院事急下令獲賊者必生致濫殺爲止錦衣官校誣欽殺指揮逯杲凡欽姻識悉捕繫千戶龔遂榮欽

非努貿三亦在繫中人難知其寃孰敢直聪悉辨皆之其他湔雪者甚衆成化二年淮南北饑聪出巡視貸漕糧及江南餘糧數十萬石賑濟又奏行寬卹數事民德之如山東焉明年進右都御史七年代王越巡撫大同歲餘遇疾致仕給事中虞瑤等言宜留聪朝端勿聽其去不納十年以故官起掌南院先是為都御史者多不樂御史言事聪獨獎勵之曰已不能言亦禁他人言可乎久之召拜刑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聪以舊德召用持大體秉公論為政不[illegible][illegible]時望益峻十五年春遼東巡撫陳鉞鎮守中官蔣[illegible]

總兵官歐信等屢以失事被劾詔聰與中官業達洪眞定西侯蔣琬按之眞時欲庇鐵而罪聰方[illegible]深敢攖聰以疏與意聰亦稍委蛇不與眞忤比其獄還達信及副將韓斌等十七人並貶秩奪俸而鐵獨逃罪時論深為聰惜之十八年乞歸不得卒於位年六十六贈少保謚莊敏聰為諫官嶽嶽敢言人疑其嚴重不可犯而實恂恂和易不為嶄絕之行以故不肖者畏之賢者樂就焉當景泰時士大夫敢激昂論事朝多直臣由聰倡之之力也

葉盛字與中崑山人正統十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

津四年土木師潰諸將多逋還盛平同列請先正逃縱失律者罪然後選將練兵為復讐計郕王即位例有賞賚盛以君父蒙塵辭不許也先迫都城請罷內府軍匠悉遣征操又請令有司熟糧料以給戰士遣散卒逆取軍器於天津以張外援三日間章七八上多中機宜冦退進都給事中言賊以送駕為名志在索賂急我士氣誤我軍謀不可不察昔金兵南下宋人狃和議遂成靖康之禍可為炯鑒又言勸懲之道在明賞罰敗戰如孫鏜死事如謝澤韓青當襲其他守禦不嚴赴難不力者皆當罰大臣陳循等議召還

鎮守居庸都御史羅通并留宣府都督楊洪掌京營

盛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

師何以陷土木紫荊白羊不破則寇馬何以薄都城

是知邊關不固則寇馬立薄都城縱守京師不過保

九門而已如陵寢郊壇圻甸生靈何臣謂宜固守宣

府居庸便時不能從出安集陳州流民景泰元年還

朝言流民幸成編戶然人襍五方其情不一鬬爭讐

殺時時有之宜專官綏撫又言畿輔八府旱蝗相仍

請加寬恤帝多採納四月盛以京師多災異率同官

言天方降災咎由人事文武大臣及臣等臺諫之官

並乞降秩停俸俾各修省而陛下亦側身修德於上庶天意可回於是大臣俱請罪帝慰諭焉京衛武臣及其子弟多驕惰不習兵盛請簡拔精壯俾操守京城市廛悉勳戚所置月徵其稅盛以國用不給請藉之於官以其稅佐軍餉皆從之明年上弭災防患八事帝以兵革稍息頗事宴遊盛請復午朝放事立報可當是時帝虛懷納諫凡六科聯署建請舉盛與林聰爲之倡廷臣議事盛每先發言往復論難與甚大臣或不悅曰彼豈少保耶而若是因呼爲葉少保然一時物論皆推盛以才推右叅政督餉宣府尋以奉

東為協贊都督僉事孫安軍務初安營領獨石馬營龍門衛所四城倚樂英宗既蒙塵安以四城孤懸塞外勢難得全奏棄之內徙至是廷議修復仍以命安遂與盛闢草萊葺廬舍庀戰具招流移為行旅置燧鋪請帑金買牛千頭以賦屯卒立社學置義塚療疾扶傷兩歲間四城及赤城鵰鶚諸堡次第修復皆為完城安遂進副總兵而守備中官弓勝不相能奏安疾宜代帝以問盛盛言安為勝所持故病令諸將無踰安者帝乃遣醫視安疾已而盛又劾勝帝雖宥不問然卒調之他鎮蓋見信如此七年遭父憂詔奪喪

邛起從英宗素知盛名天順二年召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盛乞終制不許明年瀧水猺賊鳳弟吉糾黨肆掠盛督諸將分道進兵生擒弟吉俘斬三百五十人時兩廣寇盜蠭起所至破城殺將州邑爲墟諸將率怯懦不敢戰甚者殺平民冒功民相率從賊賊益張盛乃與鎭守中官朱祥言璧賊出沒不常有司掩僨聖聽自今請攻劫城池者始以聞餘止類奏說至爲兵部所駁不行明年海康民唐于江作亂討斬之尋與總兵官顏彪屢破賊砦而彪亦濫殺冒功盛不能盡禁也六年命吳禎撫廣西而盛專撫廣東塞

宗立諫事入都給事張寧等欲薦之入閣以御史呂洪言而止初編修丘濬與盛有郤既而大學士李賢入濬言頗不悅盛及韓雍代盛賢草雍勅曰毋若葉盛之殺降也稍遷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釐舉官牛官田之法墾田四千餘頃以其餘積市戰馬千八百匹修邊堡七百餘所邊塞益寧獨石鎮守內官進保賚暨偕御史張鵬劾之保遂被責成化三年秋入為禮部右侍郎明年偕給事中毛弘按事南京還改吏部丞賑其家保定饑蠲清苑田分養民間種馬罷僉涿州天津積粟備荒皆切時計滿都魯孛羅出亂加

思蘭駐牧河套肆侵掠兵部尚書白圭議以十萬衆大舉逐之沿河築城抵東勝徙民耕守帝壯其議公年春勑盛往會總督王越巡撫馬文升余子俊徐廷璋拜議其事初盛為諫官喜言兵嘗多論建既往來三邊知時無良將邊備久虛轉運復艱搜河套復東勝未可輕議乃會諸臣上疏言守為長策如必欲討用戰亦宜堅壁清野伺其情歸擊之令一遺創庶可道其再來又或乘彼入掠分遣精卒擣其巢彼將反顧內外交擊足以有功然必守固而後戰可議也帝善其言而兵部執圭復套議師出竟無功人以是服

盛之先見再轉左侍郎十年卒年五十五謚文莊盧靖修積學尚名檢薄嗜好家居出入常徒步迎攜業來謁留之飯盤餐菜肉各一碟出謂曰葉公一清至此載生平慕范仲淹為人堂寢皆設其像志在君民不為身計有古大臣風

葉英字時傑桂陽人五歲而孤力自奮於學舉正統中年進士授御史浙閩盜起簡御史十三人與中官分守諸府英守處州而葉宗留黨四出剽掠處州冀便英間道馳至撫降甚衆以計獲賊首周明松等數授職迄賊散去乃還景泰初偕給事中林聰等交章

劾非戚從衆帝將易儲召内閣江淵議英前語淵曰
易太子天下失望公當固不可不爭給事中李侃亦
言東宮幼無失德已而議定英與聰侃皆灑泣先是
御史王豪以劾陳循爭地事忤循為所訐至是循黨
銘言風憲官被訐者雖經赦宥悉與外除于是豪當
改知縣英言舒風憲官者宜必守貫若如銘言則凡
遇御史糾擧之人皆將挾讎誣訐而御史愈緘默不
言矣章下法司請如英言乃復豪職未幾出為廣東
右參議過家省母奏帝惟賜金十兩母喜曰吾無憂
矣抵任撫凋瘵振流亡寬刑獄立均徭法十歲一更

民稱便五年升銅賊劉三仔等嘯擾攘撫討平忽決帥欲悉誅脅從者英固爭戮首惡而止天順初兩廣賊愈熾諸將多濫殺冒功巡撫葉盛屬英督察參將范信用師廉橫聞延宋泰永平二鄉民為賊嚮戰駱盡殺欲屠進城鄉英聞馳往訊悉縱去信怒留師不還英密籍於賊檄信班師一方始靖五年潮州賊羅劉寧等流刦遠近屢挫官軍英會師破賊之還所掠人口數千為別置一營以處婦女人莫敢犯官參議十年秩績盛著進右參政遭母憂成化初服闋補陝為大軍討滿四英主饋餉有功歷福建陝西左右布

政使省根行均徭法民並稱便十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先後陳安邊二十八事大要以練兵積粟興屯駐番為務其請從居戎安流離簡貢使於府部尤切明年冬兩廣總督吳琛卒廷議以英前在廣東有威信遂以代琛自韓雍大征以來公私耗竭將帥喜邀功利在俘掠名為鵰剿英至鎮以寧靜大省幕府供億約飭將士毋得張賊聲勢妄請用師乃揭榜招撫即猺獞能効順亦定為編户給復三年於是馮平陽翔蒼梧諸縣蠻悉聞風來歸而荔波賊李公主有衆數萬亦負固累遣子詣軍門納款為置永安州

處之俾其子孫世吏目自是歸附日衆凡為户四萬三千有奇口十五萬有奇帝甚嘉之廣西鎮守中官黄沁奪靖江王府草場使者畏沁按不實英偕總鎮中官顧恒等發覆坐沁罪鄉時總府坐次恒居中英居左總兵官陳政居右既而政以伯爵欲抑英居右英不可恒奏乞裁定兵部尚書余子俊等請如舊帝不許命解英總督止為巡撫居政下子俊等又言英招徠功多方當增秩褒賞乃反削其事權恐無以鎮諸蠻復生反側帝乃擢英右都御史仍總督位次如故田州酋黄明殺其知府岑溥祖母欲殺溥溥出走

恩恩明因大肆屠戮英聚兵將進討而微濟族人恩
城知州欽令殺明雪耻欽遂誅明并其族屬傳首軍
門英性淳厚然持法無所假借與市舶中官韋眷忤
眷遂摭奏英専權玩賊濟州知府史芳以事見責亦
訐英奸貪欺罔遣官按之皆無驗乃錮芳二官諭眷
協和洪事十六年交阯攻老撾議者恐其内犯詔問
英處置之宜對言彼不過爭鬪耳諭之當自悔懼
帝從其言果上表謝其冬濟梧髙廉猺賊群起英偕
政等分道擊之再戰俘斬二千七百有奇十九年桂
林平樂蠻賊熾[illegible]將英政分兵十二道進擊大破

之倖新二千一百人明年入掌都察院事尋加太子少保又明年正月星變疏陳八事請禁邊將獻馬鎮守中官武將不得私立莊田侵奪官地扶鸞燒丹符呪左道之人當置重典四方分守監槍內官勿進貢品物罷撤倉場馬房上林苑增設內侍召還建寧得罪諸臣清內府收句糧積弊治奸民投獻莊田及貴戚受獻者罪皆不便於權倖者執政多持之不行英聞卽造內閣力伸前說竟不能盡從也時流民集京師者多英請人給月米三斗幼者半之報許其年秋卒贈太子太保英為總督承韓雍吳琛後雍雖

大有功顧為人恢廓自奉賂遺過侈有司困供億而
琛務為謹廉采英益持清節謹攜一蒼頭之官先後
屢賜璽書及金帛英受藏璽書附金幣於庫自言吾
蒞官苟為民省一錢即神氣開爽其威望雖不及寵
而惠澤過之在甘肅積軍儲三十萬兩廣四十餘萬
皆不以聞或問之答曰此邊臣常分何足言人謂英
知大體正德中追謚恭簡子守孚進士刑部郎中
論曰平賊而下諸臣並具有偉略匡時濟變動中機
宜而敭歷中外實有裨補於民與匡臣剛介自將諸
激一時者大非倖矣然紘富九疇展轉群訾之口微

大臣調護未必得盡其幹用而竑聽與懋英則崎嶇憂患且見忤於執政動多齟齬嗚乎直道之難容也顧如是哉